

★ 基层调研报告

新修订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》自2025年4月1日起施行,其中对留营住宿相关规定进行了优化调整,“回家住宿”相关规定更如一股暖流浸润官兵心田,有效提升军人军属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然而,在落实相关规定的过程中,出现了一些问题和“梗阻”,让暖心政策落到官兵身上时打了折扣。请来自陆军某旅的调研报告——



延振宇+AI绘

营后便与爱人成婚,并在驻地定居。按照新条令规定,他享有回家住宿的权益,但一次次表格填写、一道道审批流程,又让他心生疲惫。更让他感到五味杂陈的,是个别领导的“固有看法”。“在他们眼里,好像只有天天扎在连队,才算履职尽责。”李排长告诉记者,这种“刻板印象”,让他明知自己是依规回家住宿,却总感觉理不直气不壮。

“‘以在岗时间论担当、以加班时长论敬业’的偏颇观念,不仅让基层干部依规回家住宿时心存顾虑,也在机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场。”该旅机关杨参谋对此深有体会。

他家距离营区不过十几分钟车程,但他很少能在工作日回家住宿,周末也常常要在办公室度过。“有时并非工作没干完,而是担心别人加班时自己却不在,显得‘作风松懈’‘没上进心’。”谈及这个话题,杨参谋显得有些无奈。依照新条令规定,每周工作日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也可以回家住宿1次”。每周三晚上为该旅的自由活动时间,但在机关、周三集体加班、周五忙到深夜,已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“惯例”。

调研过程中,记者注意到,另一个群体的权益保障同样值得关注——符合回家住宿条件,但居住在营区内的官兵。

某连王排长就是其中一员。他告诉记者,住在营院外的战友,完成回家住宿审批流程后即可依规外出,但他与家人居住在营区公寓房内,想在回家住宿期间离开营区,需要另外请假。

起初,王排长不知道这个要求,去年曾与家人约好周五下班后外出为孩子庆祝生日,没承想被哨兵拦在了门口。“哨兵说,我在门岗处的登记信息是‘营区内回家住宿’,所以没有相关手续就不能离开营区。”王排长回忆道。

同样在营区公寓房居住的机关贺参谋也有相似经历。一次,他的父母来队探亲,他本打算利用周末时间带着二老逛逛夜市,晚上一家人住在酒店聊聊家常。可按照单位规定,他虽然属于回家住宿人员,但居住在营区内,每晚必须归队。最终,他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“营区内回家住宿人员外出,还需另外请假报批吗?这类人员外出后,晚上必须回营住宿吗?”调研过程中,记者向该旅机关咨询这些官兵关注的问题。人力资源科李干事告诉记者,对于此类人员,没有具体管理规定,所以他们便参照了留营住宿官兵的管理方式。不过,该旅也做了一些人性化调整,比如延长外出时长、推迟归队时间等等。

事实上,还有部分规定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,而基层把握不准尺度标准、担心存在安全隐患,导致相关规定难以落地。

“易地连续执行任务(如野外驻训、演习等)3个月以上的连队在归建后休整期间,团级以上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,增加人员回家住宿频次。”该旅一名军士告诉记者,在学习新条令时,他对这项规定印象深刻,因为他当时刚结束驻训任务,已经3个多月未能见到家人。然而,归队后,他满怀期待申请增加回家住宿频次,却遭到了婉拒。

“条文里写的不是‘应当’,也不是‘必须’,而是‘可以’。领导不担当作为,这条规定便无法落地。”翻看条令,这名军士显得有些失落,“所以,这条规定的善意初衷,目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,并没有真正变成大家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权益。”这名军士还告诉记者,当前部队驻训任务较重,很多担负长期野外驻训任务的官兵,面临着既不能回家住宿,又无法领取分居费、申请探亲假的境况。

除此之外,记者了解到,实际工作中,还存在诸如“连队单主官在位期间,是否可以回家住宿”等问题。这些问题缺乏明确政策指引,大部分单位秉持“宁紧勿松”的管理理念,无形中为官兵回家住宿增设了“附加条件”。

这次调研让记者感触颇深,回家住宿政策是以人为本、温暖官兵的务实举措,但在实际落地中,有些单位片面的管理认知、繁琐的审批流程、缺失的配套细则以及各类“土规定”,给官兵的正当权益打了些折扣。期待各级精准落实条令,给好政策“保温”,真正把政策的暖意转化为官兵心中的暖流。

政策有暖意 落地须『保温』

——陆军某旅关于『回家住宿』的调查与思考(上)

■吕雯茜

本报特约记者

周宇鹏

周三下午,第75集团军某旅某连李排长拿到了通过审批的回家住宿申请表,脸上却没有将要回家见到妻子的喜悦。“别总想着回家,还是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……”领导签字时看似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,仿佛一盆冷水浇在心头。

李排长是士兵提干,去年毕业回

“我们三排不比一排差”

■第81集团军某旅干部 马子豪

★ 带兵人手记

不久前的一天午后,教导员突然告诉我,组织有意将我调整到一排任职,征求一下我的意见。得知这个消息,我心里十分纠结——在我们连,一排几乎事事冲在前头,是大项任务和荣誉表彰的“主力军”。到一排任职,意味着组织对我的认可与信任,也意味着我在日后更容易出成绩,进步会更快。但毕业至今,我一直在三排任职,全部心思都放在三排的建设上。

“教导员,我得想想……。”“行,好好考虑一下,想清楚后来找我。”

回到宿舍时,战友们已经开始午休,我轻手轻脚地上床躺下,脑子里全是排里的情况。

刚来任职时,排里成绩平平,平时各项工作在连里总是“慢半拍”。那段时间,我和3个班的班长常常围坐在一起,琢磨怎么抓训练、改作风。在大家

的不懈努力下,排里的建设如今已渐渐有了起色:原本提起跑步就唉声叹气的义务兵阮兴鹏,前不久在旅里组织的比武竞赛中,取得了5公里武装越野第二名的好成绩;中士尹增新被推荐担任连队采购员后,积极发挥自身优势,解决了连队“报销慢、采购慢”的难题;上等兵李永涛为人踏实肯干、军事素质过硬,原本留队意愿强烈,但因家中突发情况产生了退役想法,我们及时向上级汇报,帮他解决了家中困难,前两天,他还来向我咨询留队政策……

下午训练间隙,我站在场边出神,3名班长走了过来:“距离建制比武武还有不到两个月,我们班小刘跑步有点费劲儿,咱们要不要给他‘开开小灶’?”“我们班小商正在教导队参加集训,快要结业考核了,需不需要从排里抽两名骨干帮他强化训练一下?”“小刘交给我吧,我正想和您商量怎么制订分层训练计划,帮大家补短板,争取在运动会上多拿几块奖牌”……

他们3人你一言我一语,将我的纷乱思绪拽回当下。我们从接下来的工作计划聊到过往工作中发生的趣事,直到训练再次展开。

场边又只剩下我一人,眼前是排里战友刻苦训练的身影,耳边是震耳欲聋的喊杀声,与3名班长的对话还在心头回荡……我突然“考虑好了”——和战友一同前行,我已经走了这么远,难道要这时候离开吗?一排是连队“标杆”不错,但这是一排官兵共同努力奋进的结果。只要全排战友齐心协力,我们三排也能获得大家的认可。

夕阳西下,我敲响了教导员办公室的大门。

“报告!”

“考虑得怎么样了?”

“教导员,我想留在三排。我们三排不比一排差!”

闻言,教导员眼中闪过一丝惊讶,随即笑着说道:“好!我等着,看看三排什么时候超过一排!”

(霍跃整理)

师徒结对子,拧成一股绳

■王牧原 本报特约记者 徐艺洋

★ 营连日志

“从今天起,我就是你的‘新搭档’了!”上季度,空军某部机务中队举行了一场师徒结对仪式。原属不同中队的中士乔敬川与一级上士邱云浩坐在一起,郑重签下“师徒协议书”。这是该中队推行“师徒结对、拜师学艺”全新尝试的一个场景。

去年,该部编制体制调整,原属不同单位的两个机务中队合并为如今的该中队,给官兵们带来了新的现实挑战——一方面,与新战友相处时间尚短,彼此了解不深,任务中协同不够密切;另一方面,因为不同单位保障的机型不同,有的同志在原单位本是独当一面的骨干,如今面对新装备感到无从下手,不少官兵存在技能与装备需求不匹配的问题……如何让大家从“合编”走向“合力”、尽快拧成一股绳,

成了中队亟待破解的难题。

“不懂就学,不熟悉就多交流,不能让这些问题影响战斗力生成!”支委会上,中队支部一班人态度鲜明。几番头脑风暴后,该中队决定推出“师徒结对、拜师学艺”活动,鼓励官兵跨越原单位界限、打破机型壁垒进行组队,互为师徒、互学互促,提升保障能力。

活动一经推出,原属一中队的乔敬川第一个举起了手,申请拜原属二中队的邱云浩为师。原来,乔敬川早就得知邱云浩在新装备故障排除上经验丰富,而这恰恰是乔敬川一直想补齐的能力短板。“虽然我已经在老机型上干了好几年,但对新装备却不够了解。”乔敬川说道。

和乔敬川结为师徒后,邱云浩也不藏着掖着,他说:“都是为了保障飞行,好手艺有啥可藏的?”他很快为乔敬川制订出详细的学习计划。于是,停机坪上总能看到他们并肩工作的身

影,邱云浩讲、乔敬川记,两人互相提问、有来有往。短短两个月时间过去,乔敬川已初步掌握新装备的常见故障排查方法。

类似的“结对搭档”还有很多,中队专门设立“师徒共进榜”,每季度评选“优秀师徒对子”,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氛围。

二级上士梅庆和上等兵郭文韬是上季度评选出来的“优秀师徒对子”。在梅庆的指导下,郭文韬进步明显。一次检修时,郭文韬用梅庆教的方法,发现了某零部件的裂纹。师徒二人上报问题后,中队迅速展开全面排查,发现多处类似裂纹,及时更换调整,消除了安全隐患。事后,两人相视一笑:“咱这师徒搭档,关键时刻不含糊!”

看着“师徒共进榜”上越来越多的名字,中队干部邱子丰连连感慨:“互帮互学见成效,官兵成长进步迅速,中队整体保障能力水平也明显提升。”

★ Mark军营

第77集团军某旅坚持把政治工作嵌入野外驻训一线,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障作用。

右图:近日,某连组织授奖仪式,表彰在实弹射击中表现出色的先进车组和先进个人。

下图:前不久的一次训练间隙,某连指导员(左一)与官兵谈心交流。

何利军摄



体能训练时间能组织球赛吗

■李易聪 张国强

★ 潜望镜

周三傍晚,夕阳洒在绿茵场上。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机动中队正在开展一场足球赛,官兵表现精彩,现场热闹非凡。

明明是体能训练时间,为什么大家在踢足球?这得从一个月前的一条留言说起。

当时,支队电子信箱收到官兵问询:“求解答!军事体能训练时间能不能开展足球活动?”

很快,这条留言引起了支队机关赖干事的关注。“看似小事,实则可能关乎官兵训练积极性。”征得上级同意后,赖干事前往中队收集官兵诉求。

“单一的体能训练模式少了些趣味”“大家平日里喜欢球类运动,这类运动同样也能增强体能”……战士们你一言我一语,说得倒也在理。

接着,赖干事找中队干部讨论球类训练实施难题。王中队长说出了自己的顾虑:“既担心球类运动不算标准训练内容,又担心擅自调整训练安排不符合要求,所以一直不敢尝试。”调研中,其他一些中队干部也表达了类似顾虑。

为了给官兵一个准确的答复,赖干事对照《军事体育训练大纲》、条令条例及各项配套规定,寻找依据,论证可行性。

在随后召开的一场恳谈会上,赖干事面对面为官兵解读相关规定,讲明合理组织球类活动符合训练要求。

话音刚落,会场响起掌声。王中队长当场表示:“规定允许、机关支持,我们立即着手组织球赛。”

于是,恳谈会后的第一个周三,备受期待的足球赛正式开踢。整场比赛踢下来,官兵全程全身心投入,个个满头大汗。二级上士吴海森直言:“这样的训练鲜活有趣、解压提劲,我看训练效果一点也不差!”

尝试获得成功,赖干事又指导各中队重新规划军事体育训练安排,将跑步、器械训练与足球、篮球等球类活动穿插进行,并在每周三下午体能训练时间安排一场球类比赛。

“以前不敢尝试,其实还是对相关政策规定学习不够。往后只要利于官兵身心、助力训练质效,我们就大胆去做。”王中队长深有感触地说。

